

当代  
台湾  
佳作  
系列

小说卷

# 死亡弥撒

◎ 呼啸 著

# 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弥撒/呼啸著. —北京:京华出版社,1997.8  
(台湾当代佳作系列·小说卷/常君实主编)  
ISBN 7-80600-229-4

I. 死… II. 呼…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4729 号

版权号:京权(图)字:01-95-517

**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11 北京市安外青年湖西里甲1号)

**北京宏远兴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 7.75 印张 160 千字 2 插页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3001-10000 定价:11.00 元

## 序

常君实

台湾的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种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有它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及其他一些因素。台湾现代文学在发展的历程上,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日据时期,一个是台湾光复以后。以台湾对于新文学的发展时期的划分,从“五四”到现在,均统称为现代文学。

### 一 日据时期的台湾现代文学

日据时期的台湾现代文学,是指从1919年“五四”起至1945年台湾光复这个时期的台湾现代文学。1895年因“甲午之战”,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被日本霸占。日本统治者不仅对我台湾同胞实行独裁统治,而且强迫台湾同胞学日语,强迫台湾作家用日文写作。1937年,日本统治者发布命令,明令禁止中国的语言文字在台湾使用和流

传,企图从语言文字上奴役、同化我台湾同胞。并且日本强行废除全台湾所有的汉文文学机构。日本还规定台湾的青年学生如升大学深造,不得学习政治、法律专业,只能学医学。但是,不愿意做奴隶的台湾同胞抗日的怒火一直在燃烧着,大小、各种形式的反抗日本统治者的斗争,一直在台湾全岛各地不断发生着,特别是“五四”以后,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更是规模一次比一次地壮大。这时期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压迫下的台湾爱国作家,很多人仍坚持用中文写作。在他们的很多作品中,都深刻反映了台湾同胞遭受日本统治者压迫的苦难生活,写出了台湾同胞的觉醒,写出了台湾同胞争取自由解放的殷切心愿和坚定信心。在一些作家被迫用日文写作的作品中,也有很多是写反日爱国的。这方面的代表作,也就是台湾现代文学史上早期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重要的有:赖和的短篇小说《斗闹热》《一杆“称仔”》《觉悟的牺牲》,陈虚谷的短篇小说《荣归》《无地申冤》,杨逵的短篇小说《送报夫》《无医村》《鹅妈妈改嫁》,吴浊流的短篇小说《功狗》、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张我军的诗集《乱都之恋》、短篇小说《诱惑》,洪炎秋的杂文《闲人闲话》,朱点人的短篇小说《岛都》,杨守愚的短篇小说《元宵》《中秋之夜》《一对情侣》《冬夜》,杨云萍的短篇小说《光临》《黄昏的蕉园》,吴新荣的诗《道路》《故乡的春祭》,吴希圣的短篇小说《豚》《丽娜的日记》《人间杨兆佳》,张文环的短篇小说《花坦之家》《阉鸡》,张深切的散文《铁窗随感录》,林精镠的短篇小说《忧郁的面纱》《憨猪仔舍》,陈千武的诗集《密林诗抄》等等。

## 二 台湾光复以后的台湾现代文学

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被日本侵占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神圣领土台湾归还中国,台湾才又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台湾被日本侵占时,台湾的原有报刊都是日文的,台湾光复后,报刊等都要用中文出版,其他方面,也都要恢复推广使用中文。遭受日本压迫多年的台湾老作家和台湾全省同胞一起,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这时许多台湾老作家能够重新自由地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进行写作,以极高的热情投入了新的创作,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但是,台湾光复后,从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台湾仍是以农业为本的社会,经济不发达,社会不景气,人民仍在艰苦困难中过日子。台湾的作家大多是靠工薪生活,专业作家少,所以台湾现代文学在台湾光复后,虽然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少反映台湾人民生活的好作品,但总的说来,文学创作仍是不景气的。从60年代开始,台湾从农业经济社会转变为工商经济社会,台湾的整个经济情况开始好转,报刊逐年增多,出版事业开始走向兴旺,提供作家发表作品的园地多起来,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才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现在台湾有报纸60多种,每种报纸都有文学副刊,而且版面是整版的,有的是对开两大整版。期刊杂志4000多种,其中文学杂志100多种。出版社2670多家,多数是文学专业出版社。一般一本书出版周期,从发稿到出书为一个月。台湾的稿酬也

高。文艺社团 100 多个,各社团的一个经常任务,就是定期举办文学作品的评奖活动,奖励优秀作品的作者。台湾多家报社、有关部门和团体,也经常举办各种文学作品的评奖活动,重奖作者。去年一二月间,我在台湾访问近两个月,了解到台湾各报社、文艺团体和有关部门设立的文学作品的奖励名称之多,也是令人吃惊的。另外,台湾一些大的工商企业,如嘉新水泥公司等,为促进台湾文化事业的发展,也设立了著作优良奖,其中包括文学作品。我认为这些有力的措施,对于促进台湾文学创作的繁荣,是一些重要的因素。

50 年代至 60 年代,台湾的新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少新作,例如反映台湾农民生活的有:钟理和的长篇小说《笠山农场》,台湾著名女作家张漱菡的长篇小说《翡翠田园》,宋泽莱的长篇小说《变迁的牛晓湾》,谢霜天的短篇小说《黑面庆仔》,王禎和的短篇小说《嫁妆一牛车》,张文环的长篇小说《滚地郎》;以抗日为题材的有:孙陵的长篇小说《大风雪》的续篇《莽原》,孟瑶的长篇小说《这一代》,尹雪曼的长篇小说《迟升的太阳》,聂华苓的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反映青年恋爱和婚姻纠葛的有:墨人的长篇小说《白雪青山》,华严的长篇小说《智慧的灯》《七色桥》,赵淑侠的长篇小说《我们的歌》,张漱菡的长篇小说《意难忘》,小民的短篇小说《婚礼的祝福》;写中国留美学生生活的有:於梨华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尹雪曼的散文集《海外梦回录》;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有:梁实秋的散文集《雅舍小品》《雅舍散文》;写城市人民生活的有:林海音的短篇小说《城南旧事》等等。

70 年代至 90 年代以后,台湾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出版了许多重要作品,如:林语堂的杂文集《无所不谈集》,墨人的 160 万字的长篇小说《红尘》,高阳的长篇历史小说《胡雪

岩《清宫外史》《武则天》《翁同龢传》，冯冯的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微曦》，华严的长篇小说《玻璃屋里的人》《不是冤家》，王黛影的长篇小说《莎堡春梦》，呼啸的长篇小说《梦里人生》《死亡弥撒》，萧丽红的长篇小说《千江有水千江月》，司马中原的长篇小说《春迟》《狂风沙》，施叔青的长篇小说《牛铃响声》，林怀民的长篇小说《变虹记》，杜若的长篇小说《同是天涯沦落人》《一百朵蔷薇》，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台北人》《谪仙记》，王文兴的长篇小说《家变》，繁露的长篇小说《养女湖》《轻舟已过万重山》，七等生的长篇小说《削瘦的灵魂》，徐蕙蓝的长篇小说《金缕曲》《金色时光》，张漱菡的长篇人物传记小说《直心巨笔一书生——胡秋原传》，尼洛的长篇小说《山茶与露》，杨念慈的短篇小说《风雪桃花渡》、长篇小说《废园旧事》，郭良蕙的长篇小说《黑色的爱》，姜穆的长篇小说《黑地》，陈映真的短篇小说《唐倩的喜剧》，依风露的长篇小说《飘泊夫人》，朱西宁的长篇小说《茶乡》，从苏的长篇小说《白色的网》，朱秀娟的长篇小说《女强人》《大时代》，王拓的长篇小说《台北，台北》，杨青矗的长篇小说《流转的地灵》，廖辉英的长篇小说《盲点》《负君千行泪》，陈艳秋的长篇小说《千缕心愁千缕情》，李冰的长篇小说《陋巷春暖》，萧飒的长篇小说《小镇医生的爱情》，欧阳子的短篇小说《魔女》，丘秀芷的长篇人物传记《剖云行日——丘逢甲传》、散文集《悲欢岁月》，张秀亚的散文集《石竹花的沉思》《爱的轻歌》，诗集《爱的又一日》，柏杨的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西窗随笔》，艾雯的散文集《倚风楼书简》《海港书简》、《缀纲集》，胡品清散文集《今日情怀》，郑明嫄的短篇小说《地获谷》，散文集《教授的底牌》，余光中的散文集《余光中散文选》，诗集《余光中诗选》，痖弦的诗集《血花油》，罗门的诗集《整个世界停止在起跑线上》，以及丹扉、澎湃的杂文，等等。这些

作品,从不同角度,深刻反映近二三十年来台湾同胞的生活与台湾的社会面貌,都是一批难得的佳作。

最近几年,在台湾文坛上,又涌现出一批生力军,如散文家张晓风,散文家、小说家林清玄,诗人、散文家张香华,散文家匡若霞,散文家王玉佩,小说家朱天文、朱天心,散文家应平书、风们子等等,他(她)们以一本本不同凡响的新作,受到广大读者的赞誉。

不过,这里还应当提到的是,就台湾几十年来文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在作品的数量上,作品最多的是散文、杂文,其次是小说,再其次是诗歌,相对来说,话剧、电影、电视剧剧作及儿童文学作品就比较少些。这是台湾现代文学的一些比较薄弱的环节。

1987年,台湾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开放政策,允许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已有几百万人返回大陆与他们阔别40多年的亲人团聚,其中也有不少台湾的作家。随着他们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台湾文学作品被介绍到大陆出版。近几年来,大陆各地出版了台湾作家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成了大陆广大读者争相购买的读物,有的作品印数多达数万册以至几十万册,仍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一些台湾作家创作的电影和小说作品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与电影在大陆放映,观众就更多了。大陆的读者和观众从台湾作家的作品中,了解了台湾同胞的生活和台湾的社会面貌,也从作品中获得了有益的知识 and 艺术的享受。因为台湾是我国的一个省,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都是炎黄子孙,台湾同胞的一切,自然都是大陆同胞所热切关注的,台湾作家的作品在大陆受到广泛的欢迎,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近几年来,在大陆出版的台湾作家的作品,同台湾几十年来出版的大量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相比,台湾作家的作品介绍到大



陆出版的,却是太少了。我们为了让大陆的广大读者阅读到台湾更多的优秀文学作品,同时也为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为国内外研究台湾现代文学的专家、学者提供一套比较全面的作品资料,我和京华出版社共同研究决定发起编辑出版这套《台湾当代佳作系列·小说卷》。这个系列包括台湾著名作家墨人、华严、尼洛、徐蕙蓝、呼啸、张漱茵、王黛影的共七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我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实在有说不出的高兴。但这里还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书的出版,一个是这些书稿都是台湾作家朋友推荐提供的,一个是得到大陆出版社朋友的支持与合作,在此向这些朋友表示感谢。

## 我写《死亡弥撒》

1990年2月间写完21万字长篇小说《梦里人生》之后，自己深觉得写作的能力并没有衰退，而且在技巧和理念上更觉得成熟，对自己的创作也增加了不少的信心。但是，《梦里人生》最使我遗憾的，曾与毛先榕谈及，我用的是第三人称，如果用第一人称，一定写得更得心应手，更引人入胜，但是，这遗憾已无法弥补，唯一的补偿只有再写一部创作。不久，《梦里人生》大陆出版单行本，那是一部浪漫与写实结合、虚幻与理念结合、以梦游——特殊症候群，为故事的主体，不少文友能看到此书，那似真似假、似梦似幻，突出、新颖、飘逸，获得许多的鼓励，再写一部的念头，就蠢蠢欲动了。

作品，都是逼出来的，也是机缘际遇，恰巧“青副”主编徐瑜，要我再写一部长篇，这回我没有拖拖拉拉地考虑，满口就答应下来，马上就开始经营我的《死亡弥撒》。当然，这部采用第一人称——我，来开始着笔。

的确，《死亡弥撒》是一部荒谬至极的故事，什么玩

笑都可以开，怎么以假设自己的死亡，来开自己的玩笑呢？人家一定笑我是白痴？我总觉得，开旁人的玩笑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尤其是咱们的同胞对于死亡十分禁忌的，这玩笑更是开不得；一向，我写小说是抱着：娱乐自己，然后娱乐读者，从不怀着要成文学经典之作的念头，那么只好自己消遣自己了，不伤害其他的人，最为妥贴。我们社会的习俗，对于迷信的忌讳，永远流传在人心，我写假设自己死亡的描述，确实我自己心里也有些发毛！如果，真的我因为写这篇小说而意外死亡了，那却应了我们社会习俗的禁忌，便为文坛增添一则酒后饭余谈论的笑话。但是，《死亡弥撒》在“青副”刊载完毕，在大陆《海峡》杂志刊出，现在单行本发行，对我的健康与精神仍然如昔，我心头的确也松了一口气。我想：这玩笑没有触犯了阴阳两界鬼和人吗？

小说家，对于自己小说的创作，都希望能跳出窠臼。求新、求变，便是每一位小说家所追求的目标和愿望，当然我也不例外。经过一再地思索，才决定这《死亡弥撒》主题、故事和表达的形式，如要探讨的社会人生问题。人，是实体的存在；鬼，只是传说的迷信；“心灵”和“灵魂”，心理学家说：心灵也就是灵魂，它是离开人的身体，可以独立生存的实体。宗教家和哲学家说：心灵和灵魂，是一种离开躯壳，而能存在的实体。但是，心灵和灵魂毕竟是抽象的，看不见摸不到的，当然不免使人心生怀疑？小说家只是依据心理学家、宗教学家、哲

学家，假定：心灵和灵魂离开人的躯体仍然存在的说法，来杜撰这荒谬的故事，信不信只好由你了。

坊间文学作品，描写天堂、地狱、阴间、阳间、人和鬼的小说一定不少，但是，我没有认真读过一本。大堂和地狱，人和鬼，在我脑海里只是意象而已。小说的作品，应该要尽量发挥作者的想象力，无中生有，假中变真，能骗得读者半信半疑，就获得娱乐读者的目的。说好听些，这就是潜移默化的文学功能。小说创作，一向我重视自己意念的表达，尤其是在创作之中，我不愿涉猎类似主题的作品。我写《死亡弥撒》时，我陆续写着，同仁邱秀堂陆续看着，她越看越入迷，我也越写越来劲。那时，台北恰好在上映一部《第六感生死恋》，也是描写人鬼之间恋爱的故事。她要我去看那部电影，我生怕无形中影响到我的理念和想象，至今还无缘看到那部电影。但愿《死亡弥撒》有与众不同的表现手法。

人，在这阳间的社会，不管富贵贫穷，人人难免都有把心酸有把泪！鬼，在那阴间的世界，是否也有心酸也有泪？那就不是人所能了解了。假设，灵魂离开人的躯壳之后，灵魂既不能上天堂，也不能入地狱，灵魂飘荡于空空洞洞的空间，假设，没有第三的灵魂空间世界，那么，灵魂孤苦伶仃地在空间飘来荡去，那日子也真是不好受！假设，做人难；假设，做鬼也难；假设，人死后会投胎转世，我宁愿变猪变狗，也不愿做人做鬼！大陆名诗人晓钢女士的评介《人鬼参半的格子世界——读

呼啸长篇小说新作《死亡弥撒》》中有一段，她嘲讽说：“掩卷默想：《死亡弥撒》是否还会有续篇？是否还能发挥想象的无穷尽，索性再虚幻浪漫下去，来它一个无可救药的执迷不悟。由着呼啸的亡灵，去历游但丁《神曲》中的‘天堂’‘地狱’与‘炼狱’，也好作为生而为人，却实难尽兴怅惘之心的补偿？”我静静地想想，她对我连讥带诮，使我从心底发出了一阵会心的微笑！

我想：以后真的要再浪漫一次吗？我的灵魂上天堂或是下地狱？咳！天堂太冷了！地狱太黑了，要写，我真不知该怎么落笔呢？

呼 啸

1993年2月12日

于台湾永和市

## 死亡弥撒

楔 子

小丑，用泪水  
博取观众的掌声；  
作家，用心血  
换取读者的赞叹；  
小说，本来是  
假假真真，  
实实虚虚。

•

在那格子里的世界，  
各有各的舞台，  
各有各的时空，  
所不同的：  
在聚光灯的变化下，  
暴露着不同的脸谱和心迹，

穿上等级分明的戏服，  
象征着不同的角色和身分，  
由是，争夺！妒嫉！爱恨！  
一幕幕地上场了。

•  
锣声中落幕了，  
却余留着不同的：  
掌声！叹息！沉思！  
但是，我和你  
在那格子里的世界，  
所扮演的角色，  
喜剧也罢，  
悲剧也罢，  
豪富也罢，  
贫穷也罢，  
收场的结局，  
同样被抬进焚化炉！

•  
这出荒谬的：  
《死亡弥撒》  
已拉起了序幕。

## 1

**时** 间：1990年4月1日。

地点：台北维善堂。

仪式：追思亡者弥撒。

时间还早，教堂里还冷冷清清，只有执事者在忙着张挂挽联，安排一盆一盆黄菊花，点燃一排白蜡烛，把教堂里的气氛装饰得既严肃又哀伤！

追思亡者的遗照，已挂在白布幕的中间。从这张遗照看来，他的年龄大约是三十五与四十之间，一头乌黑的头发，戴着一副金边的眼镜，露着微笑的脸孔，和那浪漫的气息，给人的印象，一定是个风流潦倒的作家。

怪不得，庄原有一幅挽联是这样写：

“风流半世，潦倒一生。”

唉！一个人到了盖棺论定的时候，赞美也罢，讽刺也罢，什么都随它去吧！



现在，我忽然兴起，想探讨人死后的问题。

按一般的现象，人死了，是由于躯体那一部分发生了问题。心脏一旦停止跳动，呼吸也停止，也就是说：人断了气，什么都完了！人死了，什么都完了，还有什么问题呢？恐怕我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被人讥笑，我在梦呓？

我一生被人讥笑的事太多，现在增添一项，被人骂我在梦呓，又算什么呢？

我要探讨的，因为我死了，好似我的“心灵”和“灵魂”还在活动。人死了，他的心灵和灵魂还能活动，这新鲜事，可列为世界“金字”纪录吗？

当然，先要探讨的，心灵和灵魂，那些学者怎么说。

心理学家说：心灵也就是灵魂，它离开人的身体，可以独立生存的实体。

宗教家和哲学家说：心灵和灵魂，是一种离开躯壳、而能存在的实体。

在中国数千年来民间传说：人死了还留下灵魂，灵魂与鬼就扯在一起，由是中國人都相信有鬼，有阴间，这可是铁的事实。

我引用这些心理学家、宗教家、哲学家的说法，民间传说中灵魂和鬼，目的在证明，我的躯体虽然死了，心灵和灵魂还存在。目前在追思亡者弥撒中，你们是看不见我的灵魂，听不到我的声音；但是，你们做什么，讲些什么，我都清清楚楚。

反正这是荒谬的事，信不信只好由你了。

我坐在长板凳上苦思，是谁把我躯体拖到这里来？而且又用天主教的仪式，举行追思亡者弥撒？

生前我就考虑到，一旦我突然死后，死亡的葬礼，举办得